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七十五回 譚紹聞倒運燒丹灶 夏逢若秘商鑄私錢

卻說夏逢若開發了張繩祖，意欲紹聞稱出銀子，當下便到手中。紹聞卻道：「實在此時千孔百瘡，急切周章不開。原有一百五十兩，尚不曾拆封。待我少暇，統盤打算，某號得若干可以杜住口，水銀灘地，雖不滿他的孔兒，卻也無空不入。此中自然有你的。難說昧了承許的話不成？但當下不能，改日我自送去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誰說賢弟昧了的話？但早到手一日，便有早一日的鋪排；賢弟既要親送，也要定個日期，我預備飯，好央人造廚。」紹聞道：「不過三五日以內。」夏逢若也不敢過為逼迫，因問：「盛大哥的話呢？」紹聞道：「正是他弄的人作了難。」夏逢若驚道：「他說不助我麼？」紹聞道：「誰見他來？他身上還有我一百多銀子。他如今上山東，又上西湖去了。所以我如今打算不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這就一發單靠住賢弟，我的事，真正成了一客不煩二主。我走罷，連日在家恭候。」相送出門，紹聞自回家中。到了東樓，果然興官在巫氏牀上坐著念《三字經》，冰梅一旁看著。紹聞道：「先生上那裡去了？」冰梅笑道：「像是後院去了。」言未已，巫氏進樓來，向盆中淨了手。紹聞道：「不成先生，這樣的曠功。」巫氏笑道：「你看看學生是念了多少，還敢說先生曠功？念一行他會一行，念兩行他會兩行。這後邊我有許多字不認的，又不敢胡對他說。興官兒，把你的書，叫你爹念與你一張。」紹聞笑道：「先生倒央起東家來。東家若有學問，不請先生了。像你這樣的白不濟的學問，便攬學教，就該貶你女兒國去。」冰梅笑道：「說正經話罷。興官，你叫你爹念與你幾句。」原來冰梅方曉的所生之子，是個過目不忘的聰明孩子，好不喜歡。又想起孔慧娘臨終時，叫抱興官兒再看看的話，心中暗暗悲酸。

少時，王氏叫興官同睡。興官把書交與巫氏，放在桌上，自上樓去。此下妻妾安寢。惟有紹聞在被窩內自為打算，這陰廟後助喪銀子，不給他不行，卻也萬難三十兩。姜氏雖未偕伉儷，卻令人柔腸百結，再見一面敘敘衷曲，或者可少慰人心。

拿定主意，次日要上陰廟後，把這宗心事了卻，回來好清楚還債的事。

次晨起來，解開濟寧包封，千斟萬酌稱了十八兩。飯後徑由耿家大坑，向夏家來。到了後門，問道：「夏大哥在家麼？」夏鼎內人出來，見是譚紹聞，請進家中，當院放個杌子坐下。

紹聞道：「夏哥哩？」婦人道：「他跟馬姐夫往城西尤家樓弔紙去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前日討擾之甚。」婦人道：「惹譚叔兒笑。」紹聞道：「尤家樓是何相與？」婦人道：「那是馬姐夫前丈人家。如今埋他丈母，馬姐夫是女婿，自是該去的。咱這邊前日有喪，尤家來弔孝，今日還禮，所以一搭兒去。」紹聞道：「前院姜妹子去了不曾？」婦人道：「就是譚叔的次日，尤家趕車來接的去。這姜妹子算是尤家續閨女，如何不去呢。」這紹聞方覺得昨晚夏鼎的話，有些兒不甚作準。但既已到此，只得了卻一層公案。況夏鼎不在家，也省的饒舌，因於袖中攤出十八兩銀子，放在杌子上，說：「這是我助埋殯伯母銀子，待夏哥回來交明。」婦人道：「真是虧累譚叔，等他回來我說就是。」紹聞出門，只覺拋卻牛毛足色的寶貨，那曾見蛾眉半掃的佳人，四外一望，好不寂寞。真正是：

溫溫無所試，忽忽如有失，

蹙蹙靡所聘，悵悵其何之。

紹聞自夏家出來，悵無所適，卻難久停。忽的想起陰廟道士，未知曾否他去，不免閒談半日，聊作避債之台。俟至日夕，回家未遲。因此徑向陰廟後門來。

仍到舊日所坐之院，只見門上新寫個聯兒：

黃庭可誼，且自住過去年去；

白石堪煮，還須等個人來。

紹聞徑進房內，只見那道士坐著看書。旁邊一個門徒，在地下弄杵臼搗藥。禮畢讓座，紹聞即坐於道士之位，看那展的書卻是《參同契》，研朱新批，都是「嬰兒姪女」話頭。道士道：「此書即是貴儒教先賢，也是都有注釋的。」即命門徒拿本頭簽，在套內放過。又說：「山主滿面福氣，將來閣部台館，俱屬有分。但臥蠶之下，微有晦氣，主目下事不遂心些。可驗過麼？」紹聞道：「驗過。」

門徒捧茶來，道士斥道：「這樣尊客，可是這等磁甌子及這般茶品待的麼？可把去年游四川時，重慶府帶的蒙頂煎來。」

少時，門徒稟道：「文武火候俱到，水已煎成。」那道士到內邊，只聽得鑰匙聲響，取出兩個茶杯，乃是銀器，晶瑩工致。

把一個金瓶內茗葉，各傾杯內。門徒注了開水，合上蓋兒，分送。少刻讓飲，紹聞擎杯微嗅，不覺歎道：「真真品也。況器皿精貴，尤屬平生未經。」道士道：「山主見獎，即便奉贈，聊備早晚啜茗之用。」紹聞道：「銀杯製造精工，不覺失口贊美。倘說見賜，豈不顯得俗士奇貨？」道士笑道：「方外野人，塵心久淡，竹杖芒鞋之外，俱為長物。況這些物件，在貧道乃是取之不盡而用之不竭的，何足介懷。」紹聞問道：「仙長何以取攜甚便？」道士道：「山主有所不知，大凡天地間，只有兩等異授，一曰劍術，一曰丹訣。通劍術者，飛刀刺人；通丹訣者，點石成金。當日從仙師秘授，兩般都教。貧道嫌那劍術，多是替人報仇，愛這丹訣，能周人濟厄。劍術近於義俠，畢竟有些殺戮氣；丹訣原屬仁慈，況且足以資自己遨遊五嶽之用。」

所以單學燒煉。前日上京時，路過南陽玄妙觀小住，遇見一個寒士，貧而苦讀。貧道相他，是個科第人物，助了他一爐。想此時已不窮了。回去還要看他。」紹聞道：「老仙長既好度厄蘇困，實不相瞞，我原是祥符一個舊家，先世累代仕宦，只因少年心嫩，錯為匪人所誘，今日漸入窘乏，不知還可扶救否？」

道士道：「原屬不難。但貧道此時，心厭省城煩囂，意欲上江西匡廬、浙江雁蕩兩處名山遊玩一番，不能討暇。等待他年再遇緣罷。」紹聞道：「燃眉正急，全賴及時扶拔。若待他年，未免『枯魚之肆』矣。」道士道：「這也有個緣故。貧道原是恬淡寡慾的。可惜這個頑徒，道行未深，經過京城繁華地面，信手揮霍。那一日禮部門前，遇見一宗可惜可憐之事，他傾囊周濟了，到如今丹母已是不多。雖雲一可成十，十可成百，但寸莖之草，徑動一番爐灶，不如暫且罷休。」紹聞道：「丹母卻還不難，中求仙長略展靈術，好俾涸轍生沫。」道士道：

「山主情詞懇摯，義所難辭。但此事最要機密。省城官員叢集，萬一泄漏天機，他們硬加以左道之名，在貧道原不難飄然長往，山主未免就有遺憾。」紹聞道：「此事還須仙長指示，好成一個萬全無弊之法。」道士道：「這也不難。貧道兼通陽宅，不如以看陽宅為名，光明正大投啟來請。至於燒丹之事，要奪造化，全憑子時初刻，自有運用。但丹爐最怕心中有個疑字，外人犯了衝字。若遇見生人便衝了；爐邊但聽得寡婦、孕婦、孝服人說話，這爐子便炸！」紹聞心中打算，只要生法謝絕凶服，囑咐母親並巫氏低聲而已，還不甚難，便答道：「衝字不妨事。」道士道：「衝字不難躲，疑字最易犯，臨安鼎，還要焚香誓神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心中萬萬不疑，不勞仙長掛念。」道士道：「丹爐有損不妨，還恐得罪神明。」紹聞道：「仙長不必過囑，明日即請枉駕。」

作辭起身，道士以銀杯為贈。紹聞那裡肯受，道士道：

「此乃世俗之見，萬不可存。」道徒塞於紹聞袖中收訖。作別而去，這道士依然淡淡起身一拱，門徒自為送出。

到了次日，紹聞親身帶了雙慶投帖。那家中把請武當山道士來看陽宅的話，自然是說明的。

第三日早晨，紹聞叫鄧祥拿了一個說帖，到南馬道張宅借車。張類村看了來帖，即將車馬吩咐停當。正好以譚宅借車為名，瞞了杜大姐，來看嬌生。到了小南院，老父幼子相會。鄧祥說了張宅車已在衙街口，紹聞也不知張類村來了，徑自叫雙慶坐車，鄧祥趕著，往陰廟請看陽宅的道士。

約有兩個時辰，道士坐車垂簾而來。門徒坐在簾外。雙慶跟著。到衙街口，紹聞接上碧草軒。行李兩箱兩簍，搬在軒上。

蔡湘奉上來茶，三杯分獻。紹聞道：「六安近產，景德俗磁，惶愧，惶愧。」道士道：「山崖甘泉，手掬而飲，更覺適性。貧道雖常帶茶具，其實遊戲三昧。山主何須沾沾於此。」又說了些閒話。道士道：「此處像是外書房，必是山主看書之所。但照壁低而且狹，不合奎壁之像。卻無甚妨礙。請造潭府一觀。」

紹聞吩咐雙慶，叫各樓關門，好候仙師細看。少時雙慶到軒，向紹聞道：「家中已安排妥當。」紹聞道：「蝸舍湫隘，不堪入目，仙長休笑，只求賜教詳明。」道士道：「據實直陳，或恐傷忌，慎勿面從而心不敬。」紹聞立身請行，道士道：「貧道行李，原不過雲水一肩，但內有要緊物件，須得相隨而行。」

紹聞亦度內有鼎器丹藥之寶，囑令雙慶、蔡湘擔著，一齊進了樓院。

道士四面端相，說道：「俱合爻象，並無妨礙。」到了前院，說：「府上宅第俱好。」又看了一看，說：「東邊角門，犯了大耗豹尾，只壘了不走，自可聚財發福。」一徑回轉上賬房來，紹聞已安置好兩處牀帳，桌椅拭抹乾淨，地面掃的清潔，不容安唾。蔡湘、雙慶將行李放在屋角。道士喜道：「此是府中第一聚財之處。天生蓋的合了天庫星。」紹聞道：「舊日原係賬房，單管出入銀錢。」道士道：「用此房時，錢財如火之始燃；不用此房時，錢財如燈之欲燼。萬不可冷落了這座寶庫。」

昨日所言忌生人、孝服、孀嫠、妊娠，千萬要謹慎。」紹聞一面吩咐廝役道：「如夏叔到了，任他喊破喉嚨，萬不可叫他進門。我再向後邊囑咐一回。」

到了樓上，先向母親說：「不可高言。」王氏道：「為何不許我說話？」紹聞道：「聲低著些就是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又做啥哩？神出鬼沒的。想是要鎮宅子哩？」紹聞道：「正是。」王氏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紹聞又上東樓吩咐巫氏，巫氏道：「那道士雪白長鬚子，像那太白李金星。」紹聞道：「你見過李金星？」巫氏道：「我見的遭數多哩。」便笑起來。紹聞急掩其口，道：「要鎮宅子哩。」巫氏道：「怎的不叫我笑？」紹聞道：「我一發叫你笑笑，笑完了再不許你笑。人家說，先生教學，學生愚笨，先生說：『我該鑽入學生肚子裡去，又怕撐壞了學生。』如今二學生卻在你這肚子裡邊，所以不許你高聲。」巫氏睜了一眼說：「你說的都不中聽。」紹聞道：「說正經話，黃昏以後，不可高聲。」巫氏道：「我睡了從不發嚙聲，不用你說。你各干你的事。」冰梅道：「你念與興官幾行書。」紹聞道：「我顧不哩。」巫氏道：「我有三四個字不認的，你教我認的了，我好念與興官。」紹聞慌亂指認了三四個字兒，自去款待那師徒二人。

話要爽捷，書忌壘堆。當晚便燒起來。原來道士叫徒弟把自己銀子稱准一兩，配些丹砂、水銀，封在八卦爐內。焚了香，煨些炭火，煽動風箱。少頃爐內起出五色瑞氣，房內異香撲鼻。

道士向門徒道：「凡事固要真傳，也須要經手才會。如今世上許多做假銀的，俱是邪魔外道。良心先壞，傳授更錯。連燒炭精地位，還差著哩。你凡事仔細學來，省的我遭費心。」紹聞一旁看著，二更後，不覺瞌睡起來。道士道：「山主不妨安歇。明早開爐，便見分曉。」

到了次晨，各盥洗畢，紹聞到賬房看爐，那爐原封不動。

開爐一看，果然燦耀奪目一塊雪花銀子。戥子星兒不夠用，取出舊日天平，兌上法馬，整整的十兩冰紋細絲。道士道：「五金八石，藥料也不足了。山主可拿到銀匠爐上，傾成十錠，以便辦買物件藥料。」紹聞依言，拿向一個江西銀匠鋪內。那銀匠一看，說：「是好乾銀子，何處槽口。」紹聞道：「濟寧衙門的。」銀匠道：「相公昨日濟寧帶來的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是。」

銀匠道：「衙門錢糧，如何這個樣兒？」紹聞笑道：「自來衙門銀子，大半不許人究所從來。你只管剪碎，分成十錠就是了。」

銀匠如其言，傾成十個鏤子，真正底縐如簾，面平如鏡。紹聞給了火錢，拿回。誇道：「仙長果然爐奪造化。」道士道：「若無此真傳，也不上北京說那助餉的話。」吃了早飯，紹聞道：「我心中想著拿出銀子，求做個銀母，燒得一燒何如？」道士道：「我有丹術，須你有丹心。若有一毫不誠，為害便不小。山主先說你現有多少，且不可欺瞞一分：

如一萬兩才足用，須備一千兩丹母；一千兩足用，須備一百兩丹母；一百兩足用，須備十兩丹母，隨你多寡，一總兒焚香告神。不得臨時再添，犯了再三瀆之戒。山主欲得多少使用，先定下大數。若是家中現有小數，今晚即可開爐。如小數不足，不妨急為湊辦，待小數足時，然後擇吉告神。」紹聞道：「現今有兩千三百五十兩，足以敷用。小數現今已有，不用再為湊辦。」道士道：「兩千三百有限之極，怕不夠用。」紹聞道：「已足用。」道士道：「山主既說足用，可將丹母一同獻神。萬不可許了兩千三百五十兩之數，又存那得隲望蜀之念。」紹聞道：「若是再為添辦，便到了首飾頭面地位。」道士道：「但憑尊便。請目下拿到此處，好寫仙牌焚香，告了成數，發了誓願，今晚即可開爐。」門徒道：「還少一兩樣金石藥物，須待弟子同山主去買辦。」紹聞道：「何用我去？我又不大認的。我將鑰匙開了前門，師兄自去買辦就是。」隨即開門去訖。這紹聞即將濟寧兩百三十二兩，並一包碎銀，攜到賬房。那些寫神牌，告成數，焚香指誓，不必細述。

少頃，只聽拍門之聲。開門，門徒已回。包了些斑斕五色石頭，遞與道士看。道士道：「這金砂石須換去，用不的。」

門徒大有難色，紹聞再三懇懇而去。遲了半晌回來，鎖了前門。

到晚，封了三爐，亦如昨晚燒來。道士道：「今晚請山主同在此處歇宿。」紹聞道：「這倒不是我有疑心，反是仙長有了疑心了。」道士道：「那裡我有疑心，是叫山主看看爐中瑞氣哩。」

紹聞道：「須得來去由我自便。」

及到入更之後，紹聞忽聽有人拍賬房院門，出來看時，其人已到東角門黑影裡，像是老嫗。紹聞跟回後邊，卻見母親、冰梅在東樓下張忙成一片。原是巫翠姐臨盆，鬧了一晚，大有難產之苦。紹聞即到前邊賬房，把道士拍了一把。道士跟到廳簷下，問道：「山主何事？」紹聞道：「老仙長通醫道與否？」

道士道：「符篆，禁咒，推拿，針灸，下而望、聞、問、切，一切濟人之厄，俱有仙傳。」紹聞方道了「房下分娩」四個字，道士道：「嚇殺我也！你這話若在丹爐邊，登時房子就烘了。你自料理，我去看丹爐去。了不得！了不得！」紹聞自回後邊，另作接穩婆、問方之事。遲了一更，生了一個小相公。這家中自是張忙。

到了黎明，紹聞去到賬房，只道得一聲：「苦也！」黑炭幾條，青灰一堆，綸巾二頂，道袍兩件而已。急看大門，閃了半扇。正不知何時那太白李金星，已攜仙童駕雲而去。

看官要知，第一夜燒銀十兩，是照眼花，乃道士自置其中。

次日換金砂石時，已將大門的鎖袖出街去，配了鑰匙。若不注明，恐滋疑團。

單說這紹聞，也顧不的賬房細細察看，也顧不的鋪戶索欠，徑自大街，兩步湊成一步，急上隍廟尋那道士。恰逢黃道官早晨燒香，出了大殿，紹聞一手扯住問道：「後院武當山道人，今日可到廟中？」黃道官道：「武當山道人，聽說你請的去看陽宅了，如何又來問他？」紹聞道：「請是原來請的，拐了我兩百三十五兩銀子，夜間跑了。」黃道官道：「料走不遠，相公速追。」紹聞道：「道冠、道袍丟在我家，我明日要告你窩留左道，拐騙銀兩！」黃道官道：「他是雲遊道人，說是先祖師燒香南頂，在周府庵有相與。其實先祖師在周府庵否，今已二十餘年，誰知道？他在後院住，不過借廟中間房，他又不吃廟裡飯。山主請看陽宅，俺也不曾作合。山主銀子放在何處，他就拐的跑了？就告在當官，也要一句一句兒對質。」紹聞無可措詞。

恰恰夏逢若來道房說做齋送葬的事，見了紹聞道：「多謝盛情。」紹聞顧不的回答，忙把請道士看陽宅，即晚燒丹，早晨逃走的話，一一說明。夏逢若道：「這是個提罐子的，算你的造化低罷。我也算了造化低，白白的被他提了十二兩去，還不承情哩。」黃道官道：「譚山主還要告我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告什麼。跟我到家坐坐。」紹聞也覺要告道官的話，說的無味，無以排解，少不的跟夏鼎去了。黃道官也不拱送，二人自出後門走訖。

到夏逢若家坐下，紹聞面上無色，口內無言。夏逢若道：

「前日我有一事與你商量，雙慶、蔡湘抵死不容我見你，誰知你上了這個天來大當。如今也不知出那門去了，此時保管六十里外。自己拳打了牙，各人嚥下罷。我前日原與你商量一宗事，若容我進去，管定我蹬開他，咱倒有宗事可做。」紹聞道：「我那日送銀子來，偏偏你沒在家。若你在家，那有這事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正是哩。我如今想把前日的事與你說了，你那氣咽咽的，我也不敢說。」紹聞道：「說了無妨。想是我前生少欠他的。你說，你只管說。」夏鼎附耳說了兩個字：「鑄錢。」紹聞道：「罷罷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賢弟，你看你那個樣兒，你等我說完了再不依。總之有我便無礙。」紹聞道：「我要回去哩。中用不中用，畢竟四外裡尋找尋找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送你去。到那裡看看。」一同出門，從耿家大坑回來。

夏逢若走著路說道：「我把這話對你說，你到家細想。原來是一個官錢局匠人，如今擔著風匣、鐵砧子做小爐匠。他會鑄錢，與我商量，尋個主戶，深宅大院，做這一宗生意。我想唯有盛大哥家中可行，惜他上浙江去。你近日光景不好，又遭了這個拐騙，唯有此一著，可以補虛。我給你一個錢樣子你先瞧瞧，心下酌奪。」夏逢若撩衣向順袋中，取出五個錢一樹，遞與譚紹聞。紹聞接手袖了，說：「你不送罷，我回家再想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仔細收拾，萬不可令人見，不是玩的。」兩人在雙旗桿廟前分手，那紹聞飛也似由盧家巷而回。